



马桑部落的 三代女人

● 红高原文学丛书 ●

作者·董秀英（佤族）

●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 维

封面设计 王玉辉

ISBN 7-222-00829-2 / I · 202

定价：2.75元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董秀英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115,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22-00829-2/I·202 定价: 2.75 元

序

梁金泉

云南的丰饶、神奇、美丽举世闻名；云南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也以其独特的题材和风格为世人瞩目。前些年，由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某种程度的迷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文艺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说到云南文学的发展，就其总体、主流来说是好的、健康和进取的。云南各民族作家较多地注重于植根本土，扎扎实实地开掘生活，逐步提高自身的艺术功力，辛勤地进行创作劳动。如果我们作一次检阅的话，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实绩已甚为可观；还有一个尤为令人兴奋的事实是：一大批各民族青年作家跻身到文学的队列中来了。一些从未有过书面文学的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作家，甚至作家群体。他们的作品带着浓郁的边疆民族生活气息，使人耳目一新。或许，他们的作品还算不上是鸿篇巨构，奉上的只是一朵小花，一株弱草，但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发展途。

为了扶持各民族青年作家，将他们的创作成果介绍给文坛和读者，同时也为着帮助他们及时总结经验，进而促

进云南文学创作的繁荣，云南省文联、作协云南分会、云南文学院与云南人民出版社通力合作，又得到全省各专州、县文联的大力支持，编辑出版了这套《红高原文学丛书》。它的宗旨之一是为青年作家出“第一本书”，就出书的对象来说，当然还是有限的，但推出这个“处女书系”却是必要的，它将对我省青年作者，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作者起到鼓舞作用，并将成为他们展示自己风采的文学舞台。第一本书是一个起点，面前的路还长。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作者，我们又严格要求于青年作者，希望他们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坚持主旋律，贴近现实生活，讴歌时代精神，赞颂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丰功伟业。与此同时，自觉地陶冶自己，使自己健康地成长起来。

“一自高丘传号角，千红万紫进军来。”云南是祖国的一块宝地，具有丰沃的文学土壤。各民族跨世纪的飞跃，丰厚的民族民间文化积淀；雄奇的古代、近代和革命历史；特别是当前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现实生活，都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和素材富矿。希望我省有志气的作家们，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施展自己的才华，创作出丰富多采的文艺作品来，弘扬云南民族文化，为各族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乃至为中华文化奉献独具特色的瑰宝。这应当成为各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神圣的职责和使命。趁《红高原文学丛书》的出版，我愿表示这样殷切的期望。

1990年10月24日

目 录

佘山风雨夜·····	(1)
最后的微笑·····	(8)
木鼓声声·····	(22)
洁白的花·····	(30)
红嘴鹦哥·····	(36)
山枇杷树下·····	(45)
敬上一筒泡酒·····	(57)
石磨上的缅桂·····	(63)
河里漂来的筒裙·····	(78)
沙木嘎，走向部落·····	(83)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96)
九颗牛头·····	(167)
背阴地·····	(179)

佤山风雨夜

深秋，阿佤山一连下了几天雨，天气骤然变得冷起来。这天夜里，雨越下越大，在通往卫生所的路上，一个乡下人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泥泞的小路上走着。他来到公社卫生所门前，“咚！咚”地敲了几下门。风雨声淹没了他的敲门声，他只好握紧拳头，猛力地又捶打起来。

值班护士小王听到捶门声，急忙拉开了大门。

门外站着一位阿佤汉子。他全身湿漉漉的，就象刚从水里爬出来似的，连腰间那把明晃晃的长刀也挂满了水珠。阿佤汉子看了看小王，忙把脚上的烂泥巴擦在进门的石阶上，双手抹了抹脸上的雨水，走进门来用恳求

的口吻说：“医生，我婆娘要生娃娃了，请你帮接接生。”

“她在哪里，快叫她进来！”小王很温和地说。

阿伢汉子忽然噗通一声，跪在地上，着急地说：“医生，你行行好，帮帮忙，我家在牛角寨离卫生所六、七十里，她身子重，咋个走得来？”

小王“啊”了一声，赶快弯下身去扶他起来。小王在急诊室里来回不停地走着。这阿伢汉子他哪里知道，她只是个实习医生，还没有学会独立接生呢！

挂在墙上的钟“当”地响了一下，已是午夜一点钟了，随着钟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女医生走进值班室。她是正在接受审查的原卫生所副所长李医生，她是来打扫卫生，倒痰盂的。李医生看见阿伢汉子，吃惊地站住了。她用炯炯的目光，询问地看着小王。

小王急忙来到李医生面前，指了一下阿伢汉子，“牛角寨的，请去接生。”

阿伢汉子象找到救星似地几步跨到李医生面前，连声说：“医生，我求求你，救救我婆娘吧！”

李医生默默地站着，咬着下唇，注视着面前这个阿伢汉子，阿伢汉子不知所措地低下了惶恐期待的眼睛。

小王一把拉过阿伢汉子，轻声说：“你们寨子在国境线上，可是她，你看，手臂上还戴着‘反党分子’的白袖套，能跟你去吗？可我，又不会接生，真急人哪！”

阿伢汉子一扭头，李医生手臂上的白袖套在灯光下，显得那么刺眼。他急出了一头冷汗，用手按着跳动的胸

口，痛苦、失望地向门外走去。

这位阿佤汉子肩宽腰壮，长年累月攀山越岭，小腿上的肌肉堆得好高，每走一步，小腿包的肌肉都在闪动，他走得很重，走过的地上留下了一行湿漉漉的脚印。

李医生望着这脚印，突然向门口跑去：“等一等！”阿佤汉子在门外站住了。不一会，李医生披着雨衣，背着药箱走出门来。只听小王耽心地说着：“早点回来，他们找不到你，会找我的麻烦……”

莽莽群峰，就象黑压压的海浪横卧在夜雨中。风呼呼地刮着，眼前什么也看不清。李医生把衣服上的每一颗纽扣，都扣得严严实实的。阿佤人把挂在肩下的破衣服拉上肩头结了个疙瘩，两人一前一后地向牛角寨走去。

通往牛角寨的小路又陡又窄，白天走都很不方便，何况在这大雨滂沱的夜晚。李医生靠着小路两旁齐腰深的解放草（一种草本植物，野生的杂草），拉着往前爬。阿佤人抢过李医生的药箱，背到了身上，又把长刀抽出来拿在手上，在特别陡滑的地方挖个小坑，让李医生踩着小坑往上走，有时又让李医生拉着自己的衣角慢慢地，一步步地向坡上爬。

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照亮了路边上的解放草，李医生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中，是啊，她和战友们当年进军阿佤山时，这解放草也象现在一样帮了她不少的忙，不过那时，战斗是火热的，目标是明确的，步履是矫健的，心是明朗的，不象现在，每迈出一步都是多么的沉重啊！

凌晨，天空还没有透亮，李医生和阿伧汉子穿过一片老树林子，来到了牛角寨口。阿伧汉子紧紧拉着她的手，挨着竹篱笆，经过一蓬粗大的凤尾竹，来到了一间茅草竹楼。他们走上竹楼，阿伧人把门推开，李医生弯着腰，跨进门去。“啊！”她愣住了，二十多年前那悲惨、落后的佤族妇女临产前的画面，又再现在她面前。产妇双手拴在屋梁上，双脚叉开站着，地上放着一片芭蕉叶。一位五十来岁的佤族妇女，端着一个土瓷碗，嘴里不停地念着：“神呵、天鬼、地鬼，求你发发慈悲，让我姑娘顺顺当当地生儿养女吧！”她边说边抓米到处撒着。产妇脸色苍白，头发披在肩上，牙齿紧紧咬着嘴皮，已经奄奄一息，连呻吟声也听不到了。李医生的头一阵发晕，她闭了闭眼，用力支撑着长途跋涉后衰弱的身体，泪水和着脸上的雨水一起流了下来。她定定神，脱掉雨衣，走到产妇面前，伸手去解捆在梁上的绳子。……

火塘里一明一暗的火光，照在李医生的脸上。“啊！”产妇的母亲轻轻叫了一声。

她认出来了，这是二十年前救过她母女俩的解放军医生，那时，她正难产，双手在梁上已绑得麻木了，要不是这位解放军医生，早没有命了。她悲喜交集地含泪望着李医生。李医生只是向她点了点头，比了比手势，她听话地和李医生一起把女儿抬起来放在火塘边的篱笆上。李医生打开了产包，拿出消毒用具，开始为产妇接生……

天渐渐亮了，产妇的男人——那阿伢汉子紧张地在门外徘徊，焦急的目光死死盯着屋里。他多想不顾一切，违背阿伢人的规矩进屋去看一看啊，他又多想走到李医生跟前，恳求她：医生，你快救救她，救救我的孩子吧。你不知道，我们成亲七年了，她已经生过三个娃娃，可一个也没保住，寨子里的闲话都冲着我们说：岩经，你讨个婆娘连个娃娃也养不活，你要想有扶犁耙的帮手，除非太阳从西边出。医生呀，就指望你啦！

“哇”的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和清晨的太阳一起升起。岩经一惊，他慌乱跑到门边，又用拳头敲了敲自己的脑袋，奔下楼去。

院里传来了母鸡“咯咯”的叫声。是啊，是该煮一锅“鸡烂饭”给累坏了的李医生吃。

楼上，李医生取下手套，摘下口罩，用手擦了擦满额的汗珠，长长地喘了一口气。老阿妈裹好新生的婴儿，交给产妇，忙着在火塘边煮了两个鸡蛋，看着李医生吃了。又用米酒给李医生揉着红肿的双脚，而李医生已经倒在火塘边，昏沉地睡着了。

牛角寨的早晨，阳光多么灿烂！雨后天晴，一片新绿，鸡在啼，牛在叫，深藏在芭蕉林和凤尾竹下的矮小竹楼冒起袅袅炊烟。乡亲们听说产妇生下了活着的孩子，纷纷前来祝贺。岩经拦住他们：“小声些，让医生多睡一会。”人们探头看，睡在火塘边的医生和抱着孩子的母亲，点着头，眼睛闪着欣喜的泪花。

“鸡烂饭”开始冒香气的时候，传来了一阵摩托车的“啾啾”声。摩托车在寨口停住。三个男人向竹楼走来，走在前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方脸上，闪着一对狡猾的眼睛。高个子耸了耸肩，向阿佤汉子说：“人呢？”阿佤汉子不解地望着他：“你是谁？”“公社卫生所的。”旁边的人跟着补充：“他是我们专案组长，亲自来抓李丹，就是昨晚跑到你们这儿，要越境外逃的那个女医生。”

“什么！你们这是在说什么？”他不解地望着面前的三个男人。可他们径直向楼上走去。

“哈，果然躲在这里，可惜把时间睡过了！”传来了专案组长的声音。不一会，三个男人走下竹楼，后面跟着李医生，她平静地、深情地看着纷纷跑来的乡亲们。

岩经冲到他们面前，被一掌推倒在墙上。阿佤乡亲们团团地向三个男人围了过来。那个专案组长吼了起来：

“你们想干什么，这个女人是一个企图叛国的反革命，你们不了解底细，不怪你们。”

岩经冲了过来：“你们不能这样，她是好人，我们阿佤人信得过她。”

“走！”专案组长咆哮起来。另外两个人推着李医生向寨外走去。

岩经霍地一下拔出闪闪发光的长刀：“老子把他们的头砍来喂狗。”可他的手被在场的一位老人抓住了。

李医生直直地站着，扫视了大家一眼，坚定地说：“乡亲们别难过，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是黑是白总有一天会

弄清楚的。坏人决逃不脱人民的惩罚！”

李医生终于被这三个男人带走了。阿佤乡亲们追出寨子。老阿妈手上棒着一根带叶的甘蔗，眼睛模糊地望着前面。远远的山坡上，李医生静静地向前走去。阳光照着她穿着白大褂的单薄的身子，晨风吹着她齐耳的短发，一蓬蓬的解放草拂着她的双脚。

下来又雨山拉哈书不留，丁那天
管哈，快口首庭来拉哈火是为一又公同
丁承顺又耐耐，土就重耐耐耐古，熊丁熊火
，拉哈火同家来个西春耐手耐耐。县一
苦又雅春耐耐口大口大又，耐知知耐耐火味
……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又
并耐耐耐合耐耐耐耐耐，耐一耐“耐”
耐耐耐耐耐耐耐，来耐耐耐耐耐耐耐，拉哈火同
耐只，快耐耐来口首出耐，里耐火耐耐耐耐
耐耐耐丁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
生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土
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
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
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
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

最后的微笑

天通了，留不住的过山雨又来了。

阿公又一次从火塘边来到竹门外，偏着头瞧了瞧，古铜色的瘦脸上，忧伤又加厚了一层。他顺手拖着两个柴疙瘩回到火塘边，把火添得旺旺的，又大口大口地嚼着那又苦又涩的槟榔，愁闷地想啊想啊……

“哇”的一声，娃娃的哭声合着雨声传到火塘边，阿公突然纵起来，把血红血红的槟榔汁吐在火塘里，跨出竹门来到院外，只见儿媳妇摇晃着身子，已把娃娃生在了芭蕉叶上。按阿佤人的习惯，娃娃生在芭蕉叶上后，要提着娃娃的双脚，用冷水冲洗全身后才能用布裹起来。这些，老阿公都不记得了，他脱下身上还带汗味的粗布衣服，把娃

娃裹好，紧紧地搂在怀里。他望着这刚刚下地的红娃娃，树木瓜一样干瘪的脸上，总算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娃娃是女的，阿公给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娜女。娜女长得胖嘟嘟的，高高的脑门，又圆又大的眼睛，和她阿妈一模一样，是地道的大伢人（伢族分大伢和小伢两种）。可怜的是，娜女下地才几天，阎王爷就把她阿妈领走了。阿伢人有个旧规矩，妇女生娃娃不满十天就死，死后要变卜思鬼，活着的人，就不能和寨子里的人生活在一起。于是阿公就远远地躲开了。

阿公把儿媳妇埋在竹楼下，孤伶伶地蹲在坟边哭了很久很久。他后悔，不该让儿媳妇抬着大肚子去做活。可是，儿媳妇不下地，闲话比牛毛还多。也不知是哪个祖宗，哪年哪月给阿伢人定的规矩，阿伢男人修寨墙，磨刀削箭，等着每年春播时，跟邻寨厮杀，砍人头来祭谷。要做的农活，全落在女人们肩上。阿伢女人的苦，就象寨边的箐沟水，一辈子也流不完。不是阿公心毒，是世道的规矩无情呀……

阿公拖着沉重的步子，从坟地回到竹楼，把娜女抱了起来，在她的小脸上，一边吻了一下后，又紧紧地搂在怀里。这时，他的眼角又灌满了泪水，大颗大颗的泪珠掉在了娜女的鼻梁上，幼小的娜女只知道转动着她圆圆的小眼珠，张嘴要吃。裹着红布包头的窝朗牛（头人）挺着刺有牛头的前胸，来到阿公的竹晒台上，指着阿公说：“你想厚着脸皮赖在寨子里？告诉你，不准住，明天你给我搬出寨

子去，不走，那我叫魔巴把你和那小娃的头砍下来祭木鼓。”

阿公望着窝朗牛满是皱纹的脸，突然露出火一样仇恨的光。他用衣服把娜女兜在前胸，背上装有锄头、砍刀、锅、米、盐巴的大竹篮，戴上香菇一样的笋壳帽子，走出了家门。清晨下了几场大雨，和竹篮一样宽的山路稀汤汤的。牛踏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个个深坑，蓄着一汪一汪的深水。阿公紧靠着路边，用大脚拇指抠着被牛嘴啃过留下的草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泥浆从脚丫缝里，一股一股地冒了出来。

阿公来到山上，用野竹和芭蕉叶搭了间比家里的竹楼矮小一半的窝棚，烧起火塘。这就是阿公和娜女的家了。

有一天，阿公背着娜女在箐沟边上砍了一块陡坡地。挖地时，他把娜女放进竹筐里，斜靠在地边上，自己低着头拚命地挖呀挖。娜女在竹筐里玩了一会，小手不停地乱抓，一双小脚前踢后打，筐子摇动了几下，轱辘轱辘地朝山坡下滚去。娜女从筐里甩了出来，哭都哭不出声来。阿公忙丢掉手中的锄头，没命地跑去，抱起了他心爱的娜女，他边摇边用手拍着她的背，好一阵她才慢慢地哭出声来。

从那以后，阿公就每天背着娜女挖地。有一天，才一锅烟的工夫，他就觉得两眼直冒金花。娜女在他背上象一砣沉重的石头，压得他难以喘气，直不起腰。他双手杵着锄把想了想，就操起锄头在地角垒了一个平台，把娜女

靠在平台上，低着头又去挖地了。“唰啦、唰啦”，放筐子的地方有落叶的响声，阿公警惕地抬起头，啊！一条拳头粗的黑蟒蛇爬到了筐子旁边，那蛇昂着巴掌宽的头正向筐口伸去。阿公轻手轻脚地走了过来，高高地举起锄头，狠命地挖下去，挖在了蟒蛇的尾巴上，蟒蛇纵跳起一人多高，然后向下翻滚着逃去。阿公追上去，用锄头背在蛇头上连砸了三下，又拎着尾巴抖了三下，拖着蛇来到筐子边。娜女在筐里眼睛亮铮铮的，嘴一张一张地咂着小手指，好香甜呀。阿公高兴地举起蛇在她跟前晃了一下，一个肩头挎着娜女，一个肩头扛着黑蟒蛇回到窝棚。阿公烧起了火，炖上土锅，用尖刀剖开蛇肚，剥去蛇皮，一团一团地把蛇肉砍进土锅里煮着。

锅里冒起一股股蒸汽，飘着蛇肉的香味。阿公撕了几片芭蕉叶，用竹筷夹了一团蛇肉在芭蕉叶上，用手一点一点地撕给娜女吃。娜女嘴舔嘴舔地吃得好香啊！

从那以后，阿公再也不敢把娜女放在地上。他用长刀把地中间的那棵栗树砍去一枝，把篮子斜挂上去；用旱烟锅里的浓汁在树根上涂上一圈，再凶的蛇也不敢来了。地总算挖完了，种上了小红米秧。

树上的叶子黄了又绿，地上的苦草枯了又青。阿公稀疏的头发揉成了银白色。走起路来，腰象挂在窝棚里的那张弩。

夏天，林子里的米汤菌、大红菌、牛肝菌顶着厚厚的松枝、落叶，蹿到地面上。老枯树身上拥挤着花团样的黑